

中国当代作家



系列

张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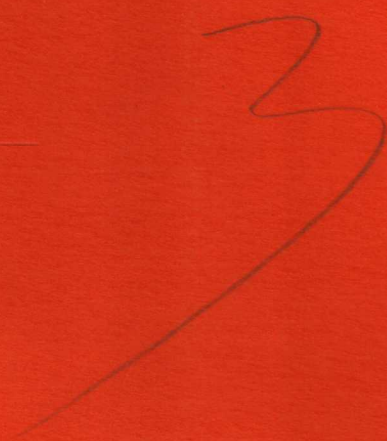
有客来兮

玫瑰门·大浴女·无雨之城

永远有多远·午后悬崖

巧克力手印·会走路的梦·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

611+7

2006

中国当代作家



系列

舒婷

有客来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客来兮/铁凝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铁凝系列)

ISBN 7-02-005752-7

I. 有… II. 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348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李光敏 责任印制:王景林

有客来兮

You Ke Lai Xi

铁凝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3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752-7

定价 19.00 元



铁凝



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系列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不断地超越自己,推出新的作品。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入选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

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12月

自序

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

其中,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熟悉我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但在一九九六年编辑文集时,我将它排除在了文集之外。究其原因,当时似乎是觉得它不够厚重吧!甚至就因为它太过畅销,弄得作者反而心怀忐忑,反而怀疑起这部作品的艺术品质了。十年之后我将它编进这套作品系列,因为我明确地意识到,正是《无雨之城》的写作,锻炼了我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后来的《大浴女》《笨花》,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次关于结构的训练。当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时,是不应忽视这种有衔接和铺垫意味的写作的。

两卷中篇小说和两卷短篇小说我都拿比较新的小说篇目

做了书名，一来它们都写作于《铁凝文集》出版之后，其次它们也都是我个人喜欢的篇章。特别是短篇小说，我从自己近一百篇短篇小说里选出六十余篇在此集成两卷，是想在检点自己写作历程的同时，尽可能奉上筋道、耐读的给读者。两卷散文集，《会走路的梦》一卷，侧重的是人间的凡事与亲情、世俗的烟火与心灵的起落。《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一卷，多是我对文学的一些想法，以及怀了“无知者无畏”之心的对艺术、绘画等等的说长道短，也还有一些在域外旅行的心得。私下里是希望少一点虚张声势，多几许弦外之音。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这套作品系列。亦有细心的出版界朋友对我说，此九本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正好是十本。并问：你是否因此有意要将作品系列做成九本？这里我要说，成书九本并非刻意为之，完全由所选作品容量所决定。但我还想说，和十比起来，我的确更喜欢九。九是有余地的，也还有新的可能。就像我心中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最好的，只有更好。前方应该有更高的目标，我们应该有不断梦想的能力，去做会走路的梦。也许这样能够培育我们对世界和生活不断的惊异，而惊异着是美丽的。

至此，想起读过的一段文字，关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有时候安东尼奥尼也使用一次性成像照相机。在乌兹别克的一个区中心，在一部长久未能完成的电影拍摄现场，他决定赠送给三位穆斯林老人记录他们形象的照片，说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把时光留住。三位老人中最年长的那位飞快地扫了一眼照片，便把照片还给了他，并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这老人的问题让安东尼奥尼目瞪口呆。

电影、摄影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文学是一种

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时光真正是挽留不住的，安东尼奥尼一定觉得，那位反问自己的穆斯林老人才称得上是时光里的智者。

照片如果是回忆时光，文学或许更应当有能力去创造时光。

铁 凝

2006年6月16日

目 录

谁能让我害羞	(1)
有客来兮	(16)
逃跑	(32)
第十二夜	(45)
阿拉伯树胶	(56)
世界	(71)
小黄米的故事	(75)
寂寞嫦娥	(87)
省长日记	(101)
沙果	(113)
三丑爷	(117)
老丑爷	(124)
醉年	(132)
死刑	(141)
无忧之梦	(150)
浮动	(159)
遭遇礼拜八	(166)
遭遇凤凰台	(179)
唇裂	(189)
我和王君之间	(198)

我的失踪	(202)
穿过大街和小巷	(212)
六月的话题	(225)
月亮伴星星	(231)
杯水风波	(235)
东山下的风景	(243)
明日芒种	(262)
银庙	(270)
灯之旅	(281)
信之谜	(288)
请你相信	(296)
豁口	(303)
胭脂湖	(313)
错落有致	(323)
意外	(332)

谁能让我害羞

女人吃过早饭就一直在打电话。她打电话不是坐在电话机跟前,她是拿着话筒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打——客厅里有一部无绳电话。她这种溜溜达达、东瞅西看的做派似乎基于两个原因:一来可以顺便浏览这套面积不小、亮亮堂堂的新居,哪儿还缺点什么,哪儿还不太顺眼,或者哪儿都顺眼什么也不缺。其次她好像在模仿外国电影里那些打电话的人,尤其是那些女主人公,她们在打电话或者接电话时,大多是提着电话满屋子乱转,长长的电话线在她们脚前或者身后一路扭动,看上去显得潇洒,还有一种心不在焉的自得。女人此刻就有点自得,可她不想承认,她感觉自得是一种轻浮的心态,她感觉她的心态比自得要高。女人不到四十岁,一个模仿欲和创造欲兼而有之的岁数。

溜溜达达的女人拐进厨房,发现饮水机上的那只淡蓝色的空水桶,想起该给水站打电话叫水了,于是尽快结束了眼下这个本来就内容空泛的电话。她开始拨水站的号码,却怎么也要不通,话筒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不给情面、呆板乏味的声音: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或已变更。女人的脾气有点上来了,这种名叫“清灵山”的矿泉水是厂家上门推销时被她接受的,几天前她还打电话叫过水,怎么会“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呢”?那么就是“或已变更”?这就更不像话了——变更了电话号码为什么不通知客户,不知道我们每天要喝矿泉水啊。女人又打“114”查询,“114”说“您查询的号码

未作登记”。女人气愤了，“黑店”“野店”之类的词汇咕嘟咕嘟直撞心口。她想起就在上次，听从那个送水的小男孩的建议，她从他手里买了十张共一百块钱的水票。当时她也觉得方便，每次付给送水人一张水票，比每次都要预备好合适的钱省事。敢情这是水站的一个小伎俩啊，他们一次性骗走所有用户的人民币，然后就从这座城市消失了。女人想着，随手拉开灶台旁边的一只小抽屉，拿出那沓比扑克牌略窄的、价值一百块钱的水票。是啊，水站的电话号码若是存在，它就还是钱；不然呢，它就只是一沓废纸了。这时女人看见“废纸”上赫然印着“清灵山”矿泉水送水站的地址：本市某区某某路某某号。原来这水站是有出处的，她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水票上的地址呢？当你可以用电话召唤对方为你服务的时候，地址的确显得并不重要。但是此刻它重要起来。女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地址距她所在的小区大约六公里左右，在一座中等城市，这是一个不算远也不算近的距离。女人决定按水票的地址去找这家水站。也许是为了那一百块钱（她在心里已经把它作废），也许是为了自己作为顾客的被戏弄。女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已被戏弄。这感觉她并不陌生，火爆而没有信誉的商业，富裕却并不安稳的生活，经常被她交叉体味。所有的许诺都是可疑的，包括物业公司承诺的二十四小时热水供应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兑现过。可是他们却知道先把满院子的保安武装得像那么回事，保安身穿配有金色肩章和绶带的深蓝制服，头戴红呢贝雷帽，时不时地排起队在楼前巡逻一阵子，演戏一般。难道没有满足物业公司和业主双方的虚荣心吗？难道还有什么不够？女人哪，最受不了的就是保安头上的红呢帽，特别当她正要洗澡水龙头里突然出不来热水时。她胡乱抓起浴巾裹住赤裸的身子给物业值班室打电话，他们通常的回答是“对不起正在抢修热水管道”。这时女人坚信那个接电话的值班员头上一定也歪扣着一顶红呢贝雷帽，煞有介事而又不伦不类。

就这样，女人想想这儿想想那儿，怀着一腔的不快把自己穿戴整齐，锁好家门，乘电梯下楼，开车去寻找那个可能已经失踪的水站。她顺利地找到了某区的某某路，原来这是一条拥挤、嘈杂的肮脏小街，集中着土产批发一类的密密麻麻的店铺，笤帚、簸箕、墩布、卫生纸，品质可疑的所谓不锈钢盆、碗，还有菜刀、剪子、铁锅、塑料桶……波浪似的翻滚在小街两旁的便道上；搀杂在其中的小饭馆也不甘寂寞，炉灶快要戳到了马路中央，大馅水饺、小笼蒸包和油泼面在各自的锅里冒着腾腾热气，笼络着这街和街上的人，致使油腻的地面上处处污水横流。女人放慢车速，留神着门牌号码，她想，正因为这条小街是如此的放肆和热闹，这里的任何一间小铺子或说“公司”才特别容易说没就没。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清灵山”三个字，“清灵山矿泉水某某路分公司”的大字招牌就在一间小门脸儿的门楣之上，在小笼包子和油泼面的油腻气味中确凿地存在着。女人把车停靠在路边，躲着便道上蜿蜒的污水走进水站。在堆积着水桶的房间里，那个小男孩——上次给她送水的那个，和两个同伴围住一张两屉桌，一人捧着一只比他们的脑袋大不少的青花瓷碗正在吃面，油泼面吧。当他发现女人进屋、把脸从面碗挪开时，腮边还沾着一片墨绿的菠菜叶。

女人的心定了。看来这水站没有戏弄她，水票上的地址是真实的，而且，那被用来吃面的两屉桌角摆着电话呢，蒙着灰尘的电话。她扫了一眼腮边沾着菠菜叶的小男孩，不知道怎样称呼他。他显然还算不上个男人，但用“小男孩”招呼他也太过稚嫩，至少他不是个童工。“小伙子”吗？透着点鼓舞和褒扬的意思，女人没有这种意思。他不超过十七岁吧，有点鼠相，有点孱弱，面目和表情介乎于城乡之间，皮色发暗，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而已。对称呼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何必太费斟酌，用得着吗？女人于是冲少年“哎”了一声，“你”，她说，她对他发表了一些谴责的话，谴责水站变更电

话不通知客户。少年解释说从前那个号码是借别人的,现在人家不让用了,老板只好去申请新号,老板说了,新号码很快就能办好。接着他又呜里呜叻向女人道了些个“真不好意思”之类的话,仿佛刚被这个城市教会,运用尚欠自如。女人不耐烦地听他的道歉,只说你不是给我家送过水嘛,下午三点以后请你给我送一桶水。你们的顾客登记上有我的地址。少年殷勤地答应说他知道女人的住址:湖滨雅园五栋 801。女人心里笑了,不是笑少年那不错的记性,她想这本是一个没有湖泊的城市,她那个小区还非叫湖滨雅园不可,一时间小区连同小区的业主都有那么点虚情假意,那么点连蒙带唬,不是吗?女人得意自己这瞬间的自嘲,有自嘲能力的人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占据主动位置的人。她就是,她觉得。

少年目送女人开车远去,特别注意着她的白色汽车。他不知道那车是什么牌子,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开着汽车的女人光临了这个水站,这间破旧、狭隘的小屋。她带着风,带着香味儿,带着暖乎乎的热气站在这里,简直就是直奔他而来。她有点发怒,却也没有说出太过分的话,并且指定要他给她送水。她穿得真高级,少年的词汇不足以形容她的高级。少年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原来自己是如此破旧,脚上那双县级鞋厂出产的绒面运动鞋已经出现了几个小洞。少年对自己有些不满,有些恼火,他回忆着第一次给女人送水的情景,基本上没想起多少。只记得房间很大,厨房尤其大,简直大过了他姑姑家最大的房间——少年寄居在姑姑家,和表哥挤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女人的厨房比六平方米大两倍吧,少年弄不懂做饭的屋子为什么非得这么大不可,开间饭馆都足够了,而且,厨房的洗碗池前竟然还铺着地毯(防滑垫)。竟然还铺着地毯!给少年留下记忆的还有女人的孩子,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可能五岁——就拿着手机当玩具玩儿,当女人要他放下手机时,他就很悲哀地对女人说,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

地玩呢,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呢?我要打“110”了……“痛痛快快”和“110”给少年留下了印象,比女人那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房子留给他的印象要深。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毕竟离少年太远了,而孩子所说的痛痛快快倒叫他觉得有趣,他就总想痛痛快快地不送水了,痛痛快快地闲呆着。一桶水五十斤重,他送一桶才挣八毛钱。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一天送过九桶,挣过七块二毛钱,表哥立刻要他请客吃烤羊肉串。他这一天的工资连买一桶矿泉水都不够,一碗油泼面也得两块钱,少年的姑姑家不管饭,他一天至少要在外头吃两碗油泼面。有时候,特别是当要水的人家住在五楼或六楼,他扛着水桶一级一级爬楼梯的时候,他就会心生愤懑: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喝矿泉水啊纯净水啊,水管子里的水怎么了有毒了吗有毒了吗?毒死他们才好呢。少年的想法有时候无边无沿。不过他知道他不能去毒死“他们”,“他们”会打“110”报警。当他在半年前来到这城市谋生时,表哥给他讲过“110”的作用,从此他知道,他独自在外遭遇紧急情况随时可打“110”。问题是他能有什么紧急情况呢?他最大的紧急情况就是缺钱,缺钱就不能痛快,“110”能帮他弄钱吗?但是现在,少年还是准备去给湖滨雅园五栋801的女人送水,这些人如果都不喝矿泉水了,他就连那一天七块二毛钱的人民币也挣不出来了。刚才那几个和他一起吃面的同伴在这时冲他开起粗俗的玩笑,找你来了人家找你来了,他们说;看上你了人家看上你了,他们说。少年的心可能为此忽悠了一下,他不能解释他这陌生的忽悠到底源于哪里,他只知道现在他和他的这几个同伴好像不一样了,他也有些后悔跟他们一块儿凑在水站吃那碗油泼面,为什么要让女人看见他手中那碗浮泛着几片蔫菠菜叶的面条?他还觉得他必须要换一身衣裳了。

女人在下午三点听见门铃响,她开了门。少年肩扛水桶站在

门口,显得有些怪异。少年还是那个少年,他的脸相和表情都被她认了出来。女人经过瞬间的审视,发现少年的怪异来自他的打扮。上午她并没有注意他的服装,他的服装他的脸相和那间昏昏暗暗的水站相辅相融为一体,天然的合拍,谁还用得着特别留神他的衣裳呢。此时此刻的少年换了装,穿一身于他来说显然过大的西服,簇新的,面料低劣的,没有经过定型处理的,支支棱棱的,把他的脑袋比照得更小,让女人感觉不是少年扛着水桶,而是这套西服本身扛着一桶水。她让他进来,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巨大的“咯噔”声,女人看看少年的脚,那脚上是一双偏大的硬底皮鞋——他的崭新行头的另一部分。她提醒他换鞋,他像假装没听见似的“咯噔咯噔”一路向前然后拐进厨房,他那由于过长而挽起两折的裤脚堆积在鞋面上,单看这两条腿的下部,仿佛这个人已经松开裤腰褪下了裤子。女人没再坚持要他换鞋,经验使她猜测这少年的脚也许很臭,如同物业公司那些来修暖气和水管的工人,每次他们走后她都要开窗换空气。那么,不换也罢,让臭脚就盛在他自己的鞋里原封离开吧。由于这身并不合体的服装,少年干起活来显得笨手笨脚,他自己浑身上下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撕扯着水桶上的塑料包装膜也窸窸窣窣窸窸窣窣。当他终于鼓捣清楚,想要抱起水桶将它安插到饮水机上时,女人说,等等。

少年放开水桶回转过身,见女人手里举着一块耀眼的白棉花,蘸了酒精的。她对他说,我要把水桶接口的这个地方消毒。你的手不要再碰这儿了。

少年说,这些水出厂时瓶口都是密封的。

女人说,谁告诉你的?

少年说,我们老板告诉的。

女人不屑地撇了撇嘴,毫不犹豫地用棉花狠擦起水桶,就像以这个动作告知少年,她不会相信他的老板乃至他们工厂里所谓的